

新的大海

〔蘇聯〕尼·日達諾夫著



兒童讀物出版社

新的大海

（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



〔蘇聯〕尼·日達諾夫

新的大海

王燕浪譯



兒童讀物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是寫蘇聯一個少先隊員到伏爾加河頓河運河工地上姊姊那兒去，一路上看到共產主義建設的情形。他到了工地上，看到了工人叔叔們怎樣“製造”新的大海。有一次，他還跟另一個孩子協助大人防止土堤崩毀，不讓水淹沒工地。

Н. Жданов

НОВОЕ МОРЕ

Детгиз, 1954

新 的 大 海

尼·日達諾夫 著

王 燕 浪 譯

蕭赫伏斯托夫繪圖

*

兒 童 讀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陸號

上海永祥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譯0159 (高)

開本 787×1092 1/23 *印張3 2/7 字數 61000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50000 定價(4) 0.27 元

本書主要人物表

潑達希加 少先隊員。

娜絲佳 女電鉚工人，潑達希加的姊妹。

菲加（薩拉方諾夫） 掘土機修理員，娜絲佳的男朋友。

老薩拉方諾夫 菲加叔叔的父親。

符拉西夫娜 女渡船工人，潑達希加父母的朋友。

賽伐 潑達希加的小朋友。

伏伐 賽伐的弟弟。

斯塔費葉夫 賽伐和伏伐的父親。

葛拉菲臘 賽伐和伏伐的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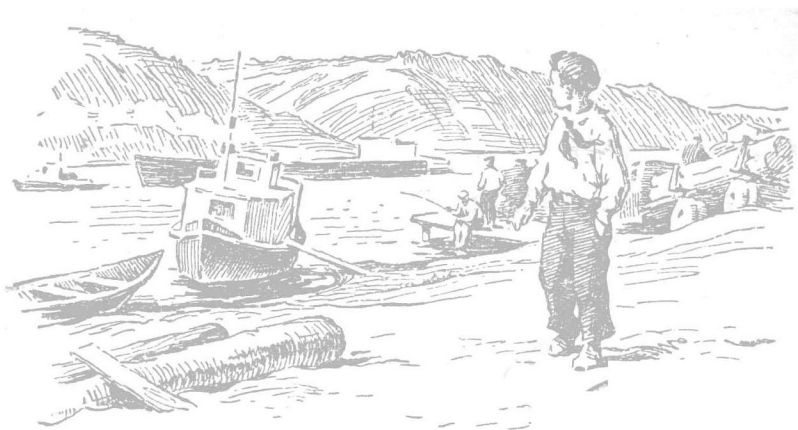
格黎沙 汽車駕駛員。

法季瑪 總工程師的女汽車駕駛員。

目 錄

本書主要人物表

動身.....	1
潑達希加一個人留下來了.....	5
菲加叔叔.....	10
潑達希加打定了主意.....	12
意外的相識.....	15
在大型步行式掘土機上.....	24
工兵的坟墓.....	29
一個馴服閃電的女人.....	33
從海底來的男孩子.....	36
海是怎樣造成的？.....	43
坦白承認.....	50
傾盆大雨.....	52
奇怪的火車.....	59
基坑在危險中.....	63
可怕的一剎那.....	68
鋼牛.....	70
逃跑.....	71
你怎麼啦，潑達希加？.....	75
病.....	78
光榮.....	80
尾聲.....	86



動 身

潑達希加沿着河灣飛奔回家，在潮溼的沙灘上留下一個個腳印。

跑到靠近輪渡的地方，他突然停了下來，把手伸進長褲的口袋裏，心急慌忙地摸了摸分數單——別掉了才好！他換了一口氣，回頭瞥了一眼，小山上面的學校還隱隱約約望得見呢。他想起了真高興：整個暑假就佈置了這麼一些作業——複習幾節語法，到草原上去採集一些花朵，再把它們乾製好。潑達希加有一種非常自由、快樂和輕鬆的感覺。他跳跳蹦蹦地繼續向前飛奔。

跑到碼頭那兒，他看見有一艘白色的汽艇。早上它還不在那兒呢。船舷上漆着“造船廠”三個黑字。“是造船廠的。這真好極啦！我把分數告訴符拉西夫娜以後，就馬上到這裏來！”潑達希加這樣決定了。

他急匆匆的腳步，驚起了正在土堡上乾泥窪裏曬太陽的一羣雞。門

廳裏乾裂的地板隨着他的脚步跳起來，連門角落凳子上的水桶也濺出水來了。

一打開房門，他却在門檻旁邊呆住了——桌子上鋪着乾淨的枱布，大茶壺噗哧噗哧地噴着氣，符拉西夫娜穿着一件乾淨的白外套，頭髮梳得光光的，正在倒茶。她的對面坐着一個晒得黑黑的年輕漢子，穿着防水的長統靴和沒有肩章的舊軍服。

“您好！”潑達希加不好意思地嘟囔了一句。

“你好，少先隊員！”客人回答說。他一眼不眨地儘瞧着潑達希加的臉，接着就站了起來，把手伸給潑達希加。他的手又大又結實，手掌心有些粗糙。

“跟他的姊姊可像極了，”他回過頭來對符拉西夫娜說，然後又重新坐了下來。“怎麼，你不認識我啦！”

“不認識了，”潑達希加承認說。“您難道認識我嗎？”他一面喘着氣，把滿是皺紋的襯衫扯扯平，一面問。

客人和符拉西夫娜都哈哈大笑起來。

“噯呀，瞧你真是好記性！”符拉西夫娜告訴他說，“你這個小笨蛋的性命，就是他救出來的呀。他就是菲加叔叔，跟你講過不知道有多少遍啦！”

真的，潑達希加曾經不止一次地聽說過：在好久以前，在戰時，當他很小很小的時候，娜絲佳學校裏的一個高年級學生菲加曾經救過他的性命。有一次，一個砲彈打中了一艘汽艇，汽艇上載着許多人，都是從燃燒的城市裏逃難出來，擺渡要到河對岸去的。抱着小潑達希加的媽媽被炸死了，潑達希加掉在水裏，就要沉下去。正在這時候，菲加跳到河裏去

救他，然後他撈着一塊船板，游到了對岸，到了城郊。

“真的，他怎麼記得起呢！”符拉西夫娜說，“那時候他那麼小，還睡在搖籃裏呢。”

“哼，還睡在搖籃裏呢！”潑達希加不相信地反駁說。他很不願意符拉西夫娜在這個時候說他那麼小。

符拉西夫娜給潑達希加倒了茶，遞給他一大塊用裸麥和洋山芋做的餡餅。

“您爲什麼這麼久不到這兒來？”潑達希加問。“還是您剛從前綫回來呢？”

“現在還有什麼前綫！戰後我上烏拉爾工作了一段時期。現在我們的前綫可是兩樣的了：我們在填沒河道，開掘海洋。你難道沒聽說過嗎？”

“這我聽說過了，”潑達希加說，“我們的娜絲佳也在那裏工作。您沒見過她嗎？”

潑達希加突然有一陣幸福的預感：這個人可能認識娜絲佳，說不定他是來接他到她那裏去的。

“您一定見過她，是嗎？”他問。

“還說呢！就是她要我上你這兒來的，”客人笑了笑說，“你願意上她那裏去嗎？”

“現在就去！”潑達希加一下子就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把茶和餡餅都忘了。

“你先好好兒吃東西，用不着亂跳，”符拉西夫娜發火說，“學習結束了嗎？”

“結束了，”潑達希加回答說。“今天起放暑假。分數單也發給啦。”

他從口袋裏掏出分數單，交給符拉西夫娜。

符拉西夫娜在圍裙上擦了擦手，接過分數單來仔仔細細地打開。她把手伸得遠遠的，一個字一個字地出聲唸着。

“經本校校務會議決定，准予升入三年級。”

“好，”符拉西夫娜說，“總算沒有白白地浪費了時間。就是到了那裏，不知道有誰來照料你。……其實，她自己還是個毛丫頭吶。”

菲加叔叔也看了看分數。

“要是沒有知識，現在無論做什麼都不行了，”他說。

“如果年輕一點的話，我也上學校去啦！”符拉西夫娜嚮往着說。

菲加叔叔站起來，看了看手錶。

“真的，”他對符拉西夫娜說，“我們該走啦！”

符拉西夫娜從櫃子裏取出一條毛巾，給潑達希加拿了一件襯衫、兩條短褲。

“爲什麼這樣急匆匆的？”她打着包裹，不滿意地說。

潑達希加看見符拉西夫娜不高興他走開，恐怕她會把他留住，趕緊從衣架上取下自己的小外套，接着在刷子上吐了口唾沫，刷了刷皮鞋。現在只要把有真正的海員銅扣的皮帶抽一抽緊，戴上帽子，他就可以動身了。

那艘白色的汽艇仍舊停在埠頭旁邊。駕駛員一看到菲加叔叔，向他點了點頭，就開動了馬達。

“總算把你找到啦！”他對潑達希加說。“嗯，在船梢上坐吧，船開動的時候，別站起來！”

潑達希加高高興興地跨過船舷。他可沒有想到，竟能搭上這麼漂亮的一艘汽艇。

符拉西夫娜遞給他一瓶牛奶和一包點心。

“告訴娜絲佳，要她寫信來，告訴我你們在那兒過得怎樣……如果有什麼不如意的話，不要發脾氣。”她又加上了一句。她慈祥的臉上，突然難看地皺起眉頭，眼淚一顆顆掉下來。

“你怎麼啦，符拉西夫娜？現在不是什麼都很好嗎？”潑達希加很想這樣說出來，他看到她哭有些奇怪。可是突然，他自己也感到有些捨不得和她分別，很想說些什麼來安慰安慰她。他感覺到自己的眼睛也溼潤起來了。但就在這時候，馬達吼叫起來，汽艇開動了。潑達希加搖擺了一下，身不由主地坐到一條凳子上。

符拉西夫娜還在向他叮嚀着，但已經什麼也聽不清楚了。河水汨汨地響着，船尾噴出一股雪白的浪花，汽艇開走了。

潑達希加一個人留下來了

當然囉，你們一定也都明白，乘着汽艇在汹涌遼闊的河流上飛馳是多麼快樂啊。這些熟悉的地方，潑達希加簡直連看一眼也來不及，就在他眼中消失了。汽艇潑濺起浪花，繞過突出的沙嘴灘，沿着河岸飛馳。

雖然潑達希加在河邊出生和成長，但是直到現在，他只坐過駁船和普通的划槳船。汽艇飛馳，弄得他心頭着慌。有時他好像跟飛魚一般，在水面上昇起來，飛馳在天空中。菲加叔叔只偶爾望望潑達希加，却一句話也不講。不過，要談話也是不可能的，因為突突的馬達聲這麼響。

他們沒有放慢過速度，一會兒就轉向右岸，馳過緊靠河邊的灰色的工廠廠房，靠着舊跳板停了下來。

菲加叔叔謝了謝駕駛員，就走上不高的泥岸。潑達希加跟隨着他。

“我們開到哪兒啦？”他問。

“到了造船廠啦。我有一個掘土機上用的套筒在這兒車鏟。我們去拿了再走。我們一直要到頓河邊上哩。”

“還乘汽艇嗎？”

“不，爲什麼還要乘汽艇呢，汽艇就在這兒留下了。我們要轉乘卡車。現在要在草原上乘汽艇還不行。我們就要在這兒開掘一條運河了，到那時候，可是另一回事啦。”

工廠門口，有一個穿着藍色足球衫的小伙子在迎接他們。菲加叔叔叫他格黎沙。套筒看樣子已經車好，裝在車上了，現在只要打張通行證，把它運出工廠就是了。

大人都走開，潑達希加留下來等着。太陽晒得比在河上還厲害。他口渴得想喝水。潑達希加記起來了，在他口袋裏有一個藏了很久的十戈比銀幣。他摸出這小銀幣，走到廠門口，向站在天藍色手車旁邊的賣汽水婦人買了兩杯沒有果汁的汽水，一口氣喝光了。他心裏充滿了獨立、自由和驕傲的感覺。汽水舒服地衝到鼻子裏。

潑達希加正想穿過道路到樹蔭底下去，這時工廠的大門打開來了，一輛車身磨破了的舊卡車從裏頭開出來。

格黎沙原來是個司機。他駕駛着汽車，菲加叔叔跟他並排坐着。

“上車吧！”他對潑達希加喊道。

潑達希加已經不是第一次乘卡車了。他把自己的小包裹先扔進車

廂，一隻腳踏在車輪上，雙手扯住車廂的邊沿，挺立起來，就敏捷地全身翻上了車廂。

車廂裏，就在靠駕駛室旁邊的防雨布上，放着一個跟小桶子差不多大小的銅管子。這大概就是套筒了。旁邊橫放着一隻備用的車輪，裝着粗糙的橡皮外胎。

潑達希加坐在輪子上，把行李放在身邊。

“準備好了嗎？”菲加叔叔問。

“準備好了！”

馬達叫得更響了，車子開動起來。

一幢幢的房屋從兩旁飛馳過去，遠處河面上閃現着船隻的桅桿、煙囪和起重機的移動臂。

但是村子很快就閃過去了。夾着草原苦艾氣息的熱風直往潑達希加的臉上吹來。圍柵、堆棧、運貨的木船排成一條綫。四周的泥土都被掘起來，高高地堆着。沙土墩像山嶺一樣延伸到草原上。

“那邊大概在開掘運河了，”潑達希加猜想。

現在從各方面都可以看出建築工地就在近旁了。許多車輛擁塞了道路。運貨卡車和自動卸貨車連成一條喧嚷的巨流行駛着。

他們的卡車已經不像剛才這樣自由地飛馳了，它有時候跟隨在別的卡車後面，慢吞吞地行駛，有時候突然加快速度，爲了不致落在人家後面。有時司機猛然一下煞住車子。那時候真使人覺得，後面的自動卸貨車，特別是裝載石子的六輪大卡車，馬上就會衝上來撞着他們的卡車，而且把它撞得粉碎。

迎面開來的車輛——也是自動卸貨車和運貨卡車——也連綿不斷

地排成了長長的行列。

潑達希加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多的車子，它們像一隻一隻力大無窮的巨象，渾身被石灰和水泥塗得稀髒，它們咆哮着，不管怎樣都要向前爬。

在那邊橋下的路上，整隊車子停下了，讓對面一輛笨重地蠕動着的履帶牽引起重機爬過來。

“喂，怎麼樣？”菲加叔叔從駕駛室探身出來喊道。

“好極啦！”潑達希加愉快地回答。

駕駛室的車門重又砰的一聲關上了。

潑達希加轉身走到車廂的一邊，要想更仔細地看看起重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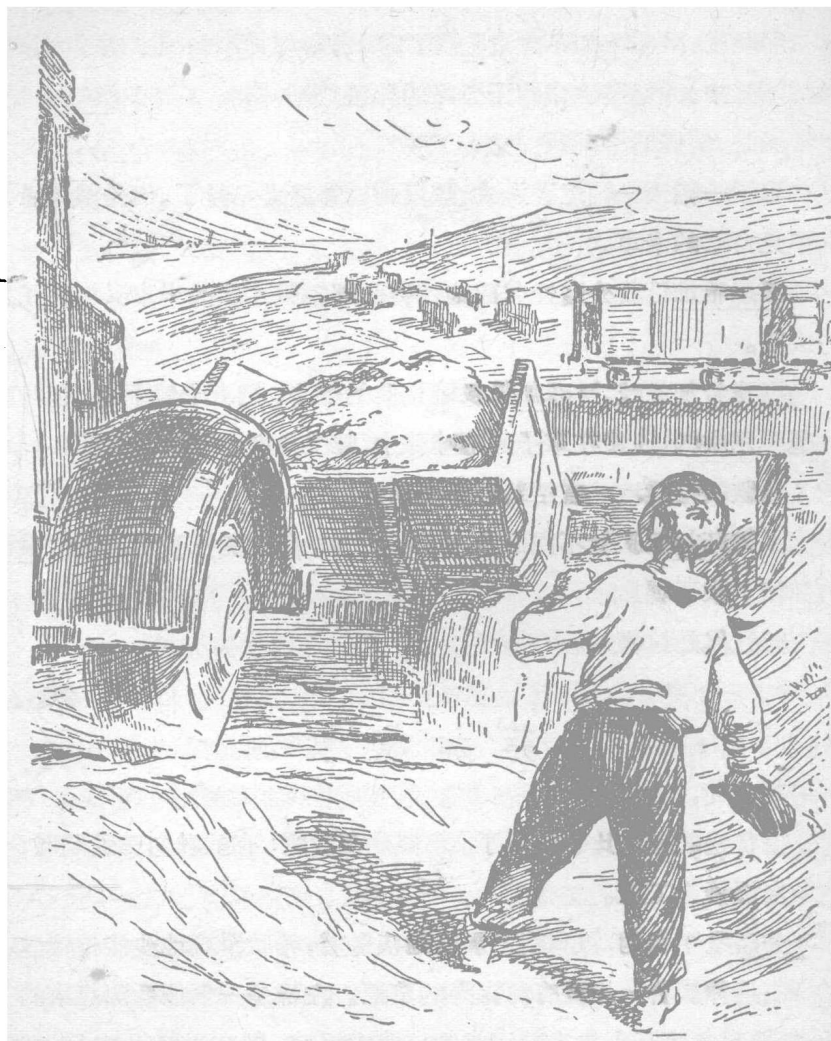
這時候，他們的卡車又猛然煞住了。潑達希加差一點要跌下去，雙手不由自主地往上揮動了一下，不留心正好碰在帽子上。帽子就從他的頭上飛了下來，在車廂的邊沿上滑下去，滾落在路上了。對面開來的一輛自動卸貨車，一陣風把帽子帶走了，把它扔到了公路旁邊。

潑達希加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幸虧前面的車子仍舊停着。他們的卡車也停在那兒，雖然它們是隨時隨地都會開動的。

潑達希加急忙從車輪上爬下來，鑽到履帶牽引起重機的正前面，抓起自己的帽子，然後拚命跑了回來。

這時候，這列車子又開動了。

那輛一直跟在後邊的裝石子卡車，緊張地吼叫着衝向前來，直對着潑達希加放出一股熱烘烘的、有汽油味兒的濃煙。綁着鐵鍊的橡膠輪子有潑達希加的身材那麼高大，就在他的臉旁駛過。潑達希加身不由主地倒退了一步。



緊接着，一輛五噸重的自動卸貨車擋住了潑達希加的道路。

那時候，潑達希加不顧危險，衝到了自動卸貨車和裝木頭的卡車之間的隙縫中。他幸運地穿到了公路的那邊。

但是，他們的卡車到哪兒去了呢？！

車子一輛接一輛地駛過去，隱沒到橋那邊看不見了。但是潑達希加瞧不見自己的卡車。

潑達希加沿着公路邊向前跑，但是那輛裝木頭的卡車又堵住了他的去路。

潑達希加想喊，叫菲加叔叔聽見他的聲音，把車子停下來。但叫喊是毫無用處的，因為在車子的咆哮聲中，誰又會聽到他的喊聲呢！

他跌跌撞撞地一直沿着那公路向前跑。

難道菲加叔叔就不回過頭來看看了嗎？難道竟沒有注意到他潑達希加留下來了嗎！

難道真是這樣？……

菲 加 叔 叔

橋後邊的道路比較暢通了。車輛分頭散開：有些駛向三號閘門，有些駛向混凝土工廠。

公路是平坦的，汽車毫不震動地疾馳着，輪胎單調地沙沙作響。

右邊伸展着一片沒有開掘過的草原。左邊是一個個新翻起來的土丘，好像童話裏巨人農夫犁出來的一條大田畦。就在這條田畦上，在這將來要建築好多閘門的地方，高聳着一座座移動起重機吊桿的尖頭和

掘土機上篩形的移動臂。平原上空瀰漫着黃色的塵土。

菲加叔叔一邊抽煙，一邊沉思。

雖然他自己不習慣人家稱呼他叔叔，但我們還準備這樣稱呼他。說真的，他曾經到過前綫，參加過進攻凱尼格斯別爾高的戰鬥；後來戰爭結束之後，他在一個工業技術學校裏畢了業，在生產掘土機的大烏拉爾工廠裏工作過，然而他心坎裏還是那麼留戀他那剛剛逝去的少年時代的日子，因此，如果有人不是簡單地叫他菲加，而叫他別的稱呼，真使他感到有些不慣。

他到伏爾加河頓河運河的建築工地，是來做裝置和修理步行式掘土機的工作的。他愛這些機器，並且確信偉大的未來是屬於它們的。

這時候他正感到十分得意，因為他已經很快地給這輛“大型步行式掘土機”鍍好了套筒。全國都密切地注意着這輛機器的工作，它是菲加特別愛護和關心的。

“大型步行式掘土機”停在二千九百公尺的、被大家稱為分水嶺的地區，那裏傾斜的、丘陵起伏的草原高地，把伏爾加河和頓河兩大河的流域劃分開來，斜坡顯得分外的高大。

在這裏必須從未來的運河河底挖掘一條最深的壕溝，所以這輛“大型步行式掘土機”就裝置在這裏。

菲加叔叔心急地看着前面，他很明白，“大型步行式掘土機”上的工作人員等得他多急。

但是他的心思漸漸轉移到別的事情上面去了。不知怎麼的，他想起了娜絲佳。她的閃亮烏黑的眼睛好像這會兒也在注視着他。這真是一件奇事。在從前，戰爭以前，當他們在一個學校裏唸書的時候，他竟一點也